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十七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多羅

首修輯

人物十七

大同府

後五代

李國昌初名赤心朱邪執宜子也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成訓討龐勛於徐州以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從破勛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屬宗正籍國昌恃功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子雲州守捉使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唐以盧簡方爲振

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矣明年僖宗以李鈞爲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自雲州往迎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轉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之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絳於琢克用遽還可舉追至薦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於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塞北中和三年克用平長安拜河東節度使以國昌

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卒

李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以部族歸唐嘗遣二子宿衛賜第親仁坊其後克用起兵唐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之克讓與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於雁門明年克用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於南山匿佛寺被殺

李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克用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爲先鋒遷左營軍使克用取潞州表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克用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

甚薄克用大怒詬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佑十二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沒焉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侯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穆縣從存審救穆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於官

李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修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潞人皆怨牙將安局受殺之

李克寧爲人仁孝事克用小心不懈克用所歷未嘗不從行

克用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
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於克寧克用病
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將
立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
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
拜稱賀莊宗乃卽晉王位克用養子存顥存實誘說之克
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
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克寧
仁而無斷惑於羣言殺都虞侯李存質而與張承業李存
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
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承業等請誅克
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旣至執而殺之

李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胥後唐太祖子莊宗弟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及崇韜被族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妖人楊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遂被害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歷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存渥旋奔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去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衣僧衣謁苻彥超曰願爲山僧與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

碑確奔南山匿民家安重誨霍彥威遣人卽民家殺之存
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
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遣存孝與
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李罕之還擊河陽戰於溫
縣梁軍先扼太行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
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
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梁遣李讓攻
李罕之於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
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
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
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

出關梁驥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節度使孫揆以梁卒三千爲衛裹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以待揆聞之皆弃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於趙城唐軍戰敗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柵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

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
城元氏幽州李匡威救之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
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
附梁通趙自歸於唐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晉和
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
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縱兵成塹城中遂食盡登城呼曰
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
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
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
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縛載車後車裂之然雅
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
君立素善存信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

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

康君利謀勇過人初從李克用破黃巢攻河陽取潞州所向無敵從莊宗破梁戰柏鄉屢建大功遷突騎指揮使

李繼岌繼潼繼嵩繼蟾繼曉胥莊宗子繼岌母曰劉皇后同

光初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又爲興聖宮使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爲西南

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

士李愚皆叅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

十月己酉王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自出師至降衍凡

七十五日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宦官

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等構之四年正月繼岌從者李襲

撾碎崇韜首遂班師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兵入洛京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嵩岌遂殞焉葬於華州之西南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不知其所終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亡命於梁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復以百騎奔於唐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婿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竊聞梁且

大舉莊宗曰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請待其旣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梁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衍弟宗彌果以

蜀降蜀平延孝功爲多明年郭崇韜死魏王繼岌班師命
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詔
殺其子令德於遂州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與璋
有隙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遂擁其衆
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
數日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
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知祥酌大卮從檻車中問
之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
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
朝耳至鳳翔遣宦者殺之

康思立山陰人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戰柏鄉以功遷指揮
使後歷應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

陝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保義胥有善政

安重霸雲州人初與明宗俱事晉王後奔於蜀爲親將宦者王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副使唐兵伐蜀重霸勸承休赴難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唐軍破蜀重霸以秦成階三州降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於潞州

安金全代北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於太原莊宗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今誠憊然尚能爲公

破賊承業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
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
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
舊天成中拜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
年召還卒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以驍勇知名晉兵救朱宣福遷戰死
重誨少事明宗明敏謹恪爲安國軍中門使及兵變於魏
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爲左領
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
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以
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
下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

門斬廷而後奏宰相任圜以職事與重誨爭辭疾退朱守
殷反重誨遣人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因取三司
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以悅人其威福自出若此重誨以
天下爲已任四方奏事皆先白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
五穗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
誨却之而後白明宗陰取以入他日按鷹戒左右無使重
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遂却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馬瘡
多斃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
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醴泉令劉知章不時給回鶻候
三馬械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
又若此重誨欲內計社稷外制諸侯而獨見之慮禍釁旋
生嘗怒錢鏐寓書禮慢遣嬖吏韓致副供奉官烏昭遇使

吳越攷還譖昭遇見鏐舞踏稱臣昭遇坐死下制削奪鑾
官爵錢氏遂絕於唐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謂從
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
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報從珂曰彥溫非叛也得樞
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上變明宗欲誘致彥溫重
誨固請用兵乃遣侍衛指揮使樂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
率兵討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從
珂罷鎮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他日又自論
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
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
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
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